

心窗
片羽

面面俱到

□朱朱

其实一直不太爱吃面,却也跟风去吃过不同的面,银行巷子深处的面店,除了面以外,还有肉包子,不懂好在哪里却每天人满为患,据说是浇头新鲜入味。去尝了一次,感觉全是油。后来人们说北边有个鱼汤面,惹得早起的男人们晨练完了就会去那里吃一碗,生意好到难以想象。再后来去吃羊肉的地方尝过羊汤面,汤料很鲜,面咋样完全忘了。相比下来,感觉方便面的味道更值得称赞,不需要去那么油腻混杂的地方就可以饱腹,而且方便实用。

对面条没有感觉,但也一直跟在别人后面去不同的地方吃面,路边小店的面大都显得热忱火辣,桌上更是调味罐无数,恨不得搬空后厨。大店的面都是餐后上的,只是点缀,有些一看上去就透着精心,连两面煎过的蛋都能保持蛋黄的适当流动,蔬菜碧绿、牛肉鲜嫩,汤汁也绝不会喧宾夺主。

去镇江的时候街边有好多锅盖面店,正宗的锅盖面的确口感很好,据说这种跳面是有毛孔的,容易入味,吃在嘴里有嚼劲,而且料也很讲究,尽管有十多种,但是汤却依然清爽。那会儿觉得,这应该是吃到过的最好的面了吧。这话刚说了没两天便打脸了,在一家私房菜馆吃了一碗面,惊为天人。

那是家老字号的饭店改造的,全是极小的包厢,只能坐三四人那种,那碗面是当成主食各客上的,前面的秘制蟹和虾的味儿还意犹未尽,那一小碗面更是颠覆了以往对于面的偏见。筷子挑起来只有两口,汤也只是简单的高汤,味儿不重没有浇头,就是没来由的好吃。

家门口的拉面也吃过,眼见着壮汉又拍又拉或是像杂耍一样刀削,但吃到胃里一直是膈应,犹如晚儿子和后娘。现在的面越来越丰富,除去面本尊以外,还有肉带着骨头,还有蛋和火腿肠,人们眼花得只会去选料,而不是看什么面。想起从前自家老娘煮的面,是很多人所不屑的那种“糊”面。面条煮得很烂,青菜和蛋皮都清清爽爽,一点点生抽和一点点盐,吃完就舒服得想睡一觉。

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吃过的酱油炒面。那个从小没有妈妈的姑娘,曾经很热情地邀请我去她家吃饭,烧柴的灶,煮了一大锅水,面条下锅煮沸以后捞出来,用冷水浸了,直接用酱油麻油还有盐拌了一大锅。还没开吃呢,她那个嗓门儿洪亮的奶奶从地里干活儿回来了,倒了大半碗白酒解渴。还有那个借钱买车开出租的瘦个子二侯,也兴冲冲地来吃面。最后面没吃几口,谈梦想和未来话说了—筐筐。

后来二侯发财致富人也变了,换了车也换了老婆。隔了很多年,那个姑娘与我在菜市场偶遇,她用一双生疏忌惮的眼睛看着我,完全忘记了当初咱们是一起吃拌面的朋友。其实我也早不再跟风去吃面,想要面面俱到、事事做到极致的热情跟荷尔蒙一样消失在岁月的风里,只有回忆越来越清晰。



盛夏的草原
齐逆初

风,是一把梳子

□石湫

风从头顶上吹来,
越吹越白
五彩的人间成鲜明对比
楼梯、独木桥、水岸新修的步道
各种散步的姿势和宠物狗
都在时光的怀中,风
一遍遍梳着
各种人流和与人有关的事物

风,从心中起
看不见的,稀疏的痛与痒
正从脖子的地方来回
一如从前。一定有陌生人
刚刚梳好头,心无眷顾地走了
在他恋爱时,芳香的手
也像风一样,落在他头上

一定有一只鸟
紧闭的喙,吃过醋,
从身边飞走
它的羽毛,幡然悔悟的风
没来得及梳理,只是
吹了又吹
一定有一堵墙,卸下风尘
在小巷中梳理,远去的斜晖

紫琅
诗会

画境之中有蓑衣

□明前茶

雨下了一场又一场,稻田里的水逐渐抵达小腿中段,放养稻田鱼苗的人穿着古老笨重的蓑衣,蹚水来往。蓑衣由龙须草编成,每一根露在外面的龙须草上都噙着一颗晶亮的水珠。当活泼健硕的鱼苗甩动泥水,穿蓑衣的人迅速闪避的刹那,这些悬挂的水珠甩出了流线型的一长串,如侠客腾跃,明亮的暗器蜂拥。这是蒙蒙细雨中的唯美时节,稻田方正、河流曲折,哪怕这蓑衣比塑料雨衣看起来厚重很多,但因为每一根龙须草中都有空气流动,其实穿蓑衣反而透汗、干爽。

每年,在梅雨降临之前,老姜会从镇上的编织小作坊中回到乡间老宅,替穿惯了蓑衣的稻农们,编织或修补他们急需的大蓑衣。

蓑衣还有大小之分? 有的。因为如今穿蓑衣下田、撑船、垂钓的人实在稀少,老姜为了生存,开发了一种只有八寸高的小蓑衣。这种蓑衣出口到东南亚,是深受年轻一代喜爱的“偶人”装束,可以穿在素瓷玩偶身上,也可以单独张挂在朴素的茶室中。它是常规蓑衣等比例缩小而得,好像一只惟妙惟肖的草蝴蝶,两肩如鼓胀的鸟翼,略上翘,中间用棕绳做成紧凑的圆领口。

散发隐隐草木之味的蓑衣,悬挂在素白的墙上,外面是青青苍苍的远山、晶亮绵密的烟雨,这小小的蓑衣仿佛凝聚了蒙蒙的乡愁,在它的背后,有着“青箬笠,绿蓑衣,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诗情,也有着“短蓑箬笠扁舟小。深入水云人不到。吟复笑。一轮明月长相照”的空灵语境。在8寸高的小蓑衣背后,旅人看到的是愈加邈远的故园,是辛劳的农桑与渔樵,看到的是现代化生活中难得的心灵抚慰,以及中国人深深向往的耕读意境。

作为谋生者,老姜并不太懂这些藏匿在蓑衣背后的微妙语境,在他心目中,蓑衣只与渔事相关,与孕育稻米的劳作相关。当年,一件成人穿的大蓑衣可以换一百斤大米,因为蓑衣不仅是雨具,烈日当头时,农人在树荫下小憩避暑,它还可以垫在泥地上,厚实软和的质地可隔绝田间的湿气,避免出现关节病。

如今,绝大多数稻田都采用了机械化的耕作,然而,留守乡村的老农们还有“十边地”要种,这些零星地块位于林边、屋边、山坡边、沟渠边、河边、塘岸边,都是不适合大型农用机械开进的,种这些地依旧需要手作。一件大蓑衣,费料是小蓑衣的十倍,但卖价几乎是一样的。老姜说,只要种田人需要蓑衣,他就卖这个价钱,因为“买小蓑衣的人就是玩家,买大蓑衣的人过的才是一颗汗珠摔八瓣的日子。”

为了编织蓑衣,6月,老姜提前去深山崖面上采摘龙须草。从山顶往下看,映入眼帘的葱绿色如同仙翁纷披的长发与美髯,成片的龙须草在山风中左右摇荡,露水瞬间就会打湿采集人的球鞋。老姜手脚并用攀下陡坡,小心翼翼地采撷。而后,他要赶在梅雨开始之前,将整筐的龙须草通过“三煮三晒”“两浸两露”等工序,使之消去淀粉质地的脆弱成分,生长出韧性。

这就是制作蓑衣的主料。除此之外,因为蓑衣是从领口开始编结,他还需要一只大海碗来模拟人的脖围儿,再围绕着这只碗编织出立体的蓑骨领口。编织领口一定会用到棕绳,从领口往下,将一小束、一小束龙须草完美编结起来的,也是棕绳。老姜用一双粗大的手创造出这些天然的棕绳:首先,他要攀上山中高大的棕榈树,用一

个自制的长柄铁爪在棕叶上反复抓挠拉扯,搔抓下来的絮状物便是棕绒。棕绒放在箩筐里背下山,在场院中充分晒干,之后需要将棕绒揉搓成长线,再用一个手摇轱辘,将细棕线捻成棕绳,这样,用来编织蓑衣才有足够的强度。当然,无论是棕绳,还是龙须草,天然材料的柔韧性终归有限,在编织的漫长时光中,老姜这样的匠人不得不长时间蹲着,让深厚的蓑衣处于相对舒展的状态。“年轻时,蹲着的辰光比睡觉的时间还长。”累吗? 肯定是累的。后悔入这一行吗? 不后悔,因为,这蹲着编织的场景就像怀抱着自己的娃儿,眼看着它轻柔跳跃着,长大了、有型了,“上有青衿褻,下有新裾疏。”蓑衣分上下两部分穿着,上面像一袭宽和的坎肩,下面像一条侠士的袄裙。蓑衣编织起来,人就像坐在一片小小的飞毯上,也像坐在一片黄褐色的云彩上,创造的快乐盈满身心。

在编织中,小姜变成了老姜。编好的蓑衣好像世间最浩大的蝴蝶,两翼略上翘,披在身上,就可以感受“山前度微雨,不废小涧渔”的快适了。有了这一件蓑衣,人就可以在入世耕作与出世隐逸之间自由往来。

买卖做完了,此地的种田人还有一样老规矩:到了收获季节,会带着自家田里出产的一小袋新米来答谢编蓑衣的匠人。新米与超市里的大米有点不一样,抓在手里泛着莹白的光,凑近鼻尖嗅闻,有一股难以描述的米香,清润扑鼻又低调敦厚。

新米煮粥,会有一层米油浮现,喝一口,齿颊生津。买了蓑衣的老农还惦记着他,老姜知道,这是稻米文明中流传下来的接近散逸的传统,但还是被这份记挂触动到了。

芬芳
一叶